

中国乌江作家

丛书

最后一支太平军

肖忠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最后一支太平军

肖忠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支太平军/肖忠民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2

ISBN 7-5059-3431-7

I. 最… II. 肖…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149 号

书 名	最后一支太平军
作 者	肖忠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主 编	赵朝龙 周明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北京市文星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 印张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31-7/I·2653
定 价	2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序

乌江其实不乌，它是一条流淌着蓝色的大河。这条大河从高原西部的莽莽乌蒙山，越苗岭过大娄山脉，几乎横穿贵州一泻千里。说它是贵州的母亲河，我想是没有理由反对的。

著名作家伍略曾说过：“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有一群踏浪的乌江汉子，上窜下跳，鼓唇弄舌，摇旗呐喊，鼓捣着乌江文学。”赵朝龙是这个群体中最积极又嗓门最高的一个。

时至现在，赵朝龙与北京的周明主编一套“乌江作家丛书”，以此来检验这么些年来作家们的创作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好事。

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即便是有这么一条大河也没有形成冲积平原，而中国内陆大江大河在其中下游，几乎都有自己的平原，从这点可见乌江的特殊性。乌江由此经济处于失重的状态，连绵不尽的山峰被这条大河切割成刀砍斧劈状，加深了这一地区的偏僻和贫瘠。物质的贫乏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而勇敢的人从来都不畏惧挑战的。贫困不要紧，要紧的是如果我们连精神都贫乏了，那么我们何以面临贫困的挑战。

这套丛书里收集了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文字作品，集中展示作家们的创作实力，不敢说是精品力作，至少它代表着这一时期作家们创作的优秀之作。编者赵朝龙、周明坚持请我写序，我是推之再三，总觉得自己份量不够如何写之。今年七月，我陪同著名作家蒋子龙先生一行前往乌江山峡采风，又遇见朝龙，朝龙说，书已下厂就等你的序，我才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展开书目,都是一些熟悉的名字,几乎都是活跃于贵州文坛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好不好,我是不能胡说一家之言的,这需要读者自己去品味。我相信这套丛书是有读者的,这套书的作者几乎都有着深厚的基层生活体验,他们的作品绝不是坐在家里写出的“异类”作品,他们的作品带着泥土的气息拒绝矫揉造作。文学的种子和万物的种子是一样的,有了泥土才会茁壮成长,才会开花结果。这花是否芬芳,这果是否硕大,我们拭目以待吧!

欧阳黔森

(作者系贵州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作家》常务副主编)

题 引

诗云：

苗疆长城一脉连，
皇符戟动黑帝生；
十万雄师剿十载，
旌旗依旧飘佛门。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一生中共封大小王位二千多个，在他离世十余年后，人们还念念不忘最后一个“王”，这便是活跃在湘黔苗疆梵净山地区长达十余年之久的黑帝大王——刘盛，俗称黑大王。

出生在湖南晃州的刘盛，随同翼王石达开辗转云贵川，直至后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时，刘盛率余部已是第六次辗转湘黔了。

就在翼王血染南疆、捐躯天国后不久，清政府便无比自豪地诏告天下“‘发匪’已被彻底剿灭”。可是，时过十余年后的光绪初年，在黔东梵净山地区居然还有一支执太平旗、行太平令、唱太平歌、骚扰清军、打击团练、扶贫济困的太平军，总头领在山中已称王十余载，行使黑帝大王职权。

刘盛称王的讯息传到清朝廷，举朝上下，一片惊慌。清朝廷害怕太平军成为燎原之势，迅即征调湘黔川桂滇五省大军和数十个民团，人数计达数万之众，长达数年持续征剿，大小交战数百场。

清军以其数百倍的兵力进剿，大有杀鸡用牛刀之势，其实这支太平军初为数百人，后为数十人的队伍，虽兵员有所减少，地盘蹙缩，而太平军的骚扰战、夜战、游击战依然小捷不断。

这天黎明时分，刘盛在队伍中挑选了一百二十余名身强力壮、精通枪炮、善刀谙剑的高手组成“火雷军”，作了劈开清军数层铁壁铜墙的最后准备，完成在思州马鞍山最后一次骚扰迂回战，作好挺进梵净山的一切准备。

一夜急行军，军营里又响起了“嘹亮的《太平军战歌》——。

(一)

千重山，
万朵云，
梵净林海有天兵。
倾心圆我太平梦，
挚意念我天国经；
乘着夜幕去杀敌，
迎着朝阳归军营。
山炮响，
火箭飞，
乱石穿空逐魔鬼；
霹雳一声震梵宇，
拨开云海又是天。

(二)

千座垒，
万个碉，
千里苗疆把营造；

兴师十万腾黑雾，
神州赤子显英豪。
洞天石屋谋大计，
幽谷清溪卷波涛。
惩山匪，
治霸主，
天国大旗林中飘；
军心大振万民安，
九州齐歌太平谣。

目 录

第一章	安营觉华寺.....	1
第二章	狩猎米罗山	20
第三章	告捷二路军	31
第四章	降匪文家场	60
第五章	夜战蕉溪谷	74
第六章	会师钟灵寺	87
第七章	绝路遇高人.....	118
第八章	惩治恶山僧.....	128
第九章	巧夺通天崖.....	150
第十章	设防踞天险.....	165
第十一章	树旗王府洞.....	175
第十二章	比武练奇兵.....	181
第十三章	大破耆黄案.....	193
第十四章	战事大逆转.....	219
第十五章	神奇皮老板.....	227
第十六章	深山反围剿.....	239
第十七章	子夜拔三营.....	258
第十八章	山民获大赈.....	267

第十九章	全军扫瘟疫.....	276
第二十章	佛洞制蛇王.....	290
第二十一章	偶得军火库.....	303
第二十二章	扩军狍子岭.....	318
第二十三章	除奸浸才屯.....	336
第二十四章	话别蛇药铺.....	345
第二十五章	蝼蚁决长堤.....	362

第一章 安营觉华寺

1

黑帝大王刘盛带着数百名天国军队队员越过青龙河，坐在一棵老槐树下倚树小歇，簇拥着渡河的人们陆续上岸到齐，并吩咐贴身侍卫钟盛华、钟盛荣兄弟二人，召来军师李显禄，集队清点人数，刚好还有五百人，剩下五十支还能使用的洋枪和十支土洋炮，六十只装火药的水牛角，用牛皮裹着油纸的二十袋火药，四十袋用小布袋装着，显得沉甸甸的铁丸和半寸长的小铁条，外加十袋引爆的硝磺，这些武器都分散在十五个残缺的旗营里。

刘盛迅速命令将所有火器装备和火枪手集中起来，加上后勤辎重队伍，总共有一百二十余人。还在两个火枪手中配了一个助手，平时执长矛或大刀，跟随火枪手，如果火枪手有三长两短，随即补上。

刘盛站立起来，面向队伍，看看一个个倦容满面的将士，心里有一种难于言状的心酸，刘盛欲言又止，陷入深深的沉思。如今他是这支队伍唯一的最高统帅，在天王赐封的众多王位中，虽然黑帝大王这个王位算是最小的，那也是当年刘盛在任天王洪秀全侍卫长的时候，曾经十余次舍生忘死保了天王的命，天王洪秀全有了天

下，才封了刘盛一个虚职虚位的虚王——黑帝大王。尽管是个虚职虚位，大小毕竟还是个王位，受宠若惊的刘盛又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冀王石达开的开导下，离开了天王，转战西南各省，被石达开封为参将，在四川大渡河突围中，石达开见部将李文彩、李献猷被困在核心地带，又派刘盛率三千人马接应李献猷，“二李”的队伍冲出重围后，刘盛又迅速赶去援救石达开，这时清军已形成了十多层包围圈，无法救出，只好复去追赶李文彩、李献猷的部队，突出重围时各自还有六千余人，仅剩部份精良武器，部队穿越楚雄州，渡过金沙江，绕道进入云南曲靖、宣威，直奔贵州。这种出奇制胜的迂回战，算来进进出出贵州已是五六次了，清政府不断增大军费开支，清军加洋鬼子紧追不舍，寻找战机消灭这支太平军。从同治二年到光绪元年整整挨过了一个王朝，清政府调遣了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五省大军实施总围剿，持久围剿，使这支太平军逐渐军挫地蹙，直至这次大围剿中的大挫败。

刘盛在定神之后，突然精神振奋起来，从腰间的牛皮奔肚里掏出一块灰黄色的绸布来，在众将士们面前晃了晃，随风飘了一下，这块黄绸布是一块有二尺见方，被刘盛视为与他生命同等重要的一件宝物，缄默不语，使大家屏住呼吸，等了很久，他终于开了口：“弟兄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大伙疑惑不解，相互用眼神传递不解之迷，睁大眼睛盯着那块黄绸布，队伍中有人小声耳语道：

“这是天王的圣旨呀！”

“天王有圣旨？”

这时刘盛便大声解释道：“这是我在王宫中当侍卫长的时候，天王封我为‘黑帝大王’的圣旨，多年来我一直保留身边作为一件密宝，不为人知，忠实地跟随冀王走南闯北，甘作一个无名参将，如今到了这个地步，为了天国的青天重放异彩，从今天起，我这个黑

帝大王算正式登基，誓死跟洋鬼子和清妖干到底。”

“对，干到底。”下面异口同声怒吼着。

在李显禄的领头下，众人三呼“大王万岁”。

2

黑帝大王命令大家在原处席地而坐，然后围着队伍绕了一圈，对强壮的队员又挑了挑，用手示意朝老槐树这边紧靠过去，人员挪来挪去，谁也不知刘盛意图。大家正用狐疑的眼光盯着刘盛。

从简单分类状况看，强壮之士也不过七八十人，其余都分别不同身负轻重不等的刀伤、枪伤和行军时的挫伤，有数十人因不服水土，长期腹泻，已渐虚脱，另有四十余名为三、四十岁的老兵，巾帼队里还剩二十多名女兵。

刘盛与李显禄在大树后面商议了一阵，回头对大伙说：“弟兄姐妹们，我刘盛今天虽然受天王之恩，冀王之托统领大家，现在在这个地方一时间洋鬼子和清妖估计不会来，但我们这支人马在山里便是支庞大队伍，在这穷山沟里即使清妖不来，我们也会拖垮、拖死的，这样下去，我怎么向天王交代？不如将队伍缩编一下，现在全军尚有七八十个壮士还有战斗力，传我之令，把所有的好兵器都集中起来，交给这七八十个人执掌，还要通过刻苦练兵，不会打枪的要学会打枪、学会十八般武艺，以一当百。其余的兄弟姐妹怎么办？幸好，我们的军需署还存有两箱碎银，除留一少部份外，其余部份给大家做盘缠，巾帼队也不保留了，你们都去找个归宿吧！说不定将来还会用得着大家的。”

这时，要离队的无论男兵、女兵都恸哭起来，跪着向刘盛求情。

“大王，我们从当兵起就把命交给天国了，我们不走啊！死也要死在一起。”

“为了天国的明天，你们必须走。”

哭得最厉害的要数安力生，他是刘盛的同乡，比刘盛小十岁，本来是年轻力壮，因为手臂上的枪伤化了脓，丧失了战斗力，刘盛劝他返乡，他生死不从，便嚎啕大哭。面对这种场面，刘盛没对大家生气，更没有怒对安力生，他走到安力生面前，眼眶表现出男子汉不同寻常的表情，滚动着英雄好汉少见的泪珠对安力生说：“力生，说来你我还是亲血老表，你加入天国队伍后一直随我走南闯北，仗也打了不少，算来百仗有余了吧！为了保护我，你还两次挨了清妖的恶箭，如今的确没办法。你就把我那份路银也带回去，交给我母亲，就算是一小点孝敬物了，回家的时候只能说我还在外当帮工，你的手是砍柴时摔倒的，这是工俸银两，千万不能说出我们的事。”

安力生勉强地点了点头，还是不吭声。

“大王，我们养好了伤，今后咋个找部队哟？”一个伤员打着哭腔说。

大家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这才想到，是大王在关顾自己，同时也是从天国的命运去想的，拖在一起，必然影响运动作战，除了在战场上拼杀以外，为天国军能做点别的事也是战斗。刘盛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道：“找部队的事请大家暂不考虑，等到有个安定的地方后，你们自然会明白。”刘盛对于军事机密守口如瓶，天机不可泄漏。这是军人的本份和一个指挥将领必须遵循的原则，显出了王者的风范。

军需署正在清点武器，退伍的将士也在忙着向部队简单交代公物，依次领了碎银做盘缠费。

所有的枪支、弓箭都收在一起了，把长矛上的钢镖取下来，串连成挂子，镖杆折成短截，用于做饭的柴火，准备同吃最后一餐告别饭。

刘盛见大家情绪稍微稳定，并吩咐军需署的黎阳子用最好的菜饭给大家做一顿丰盛晚餐，为大家饯行和祝福。

很快黎阳子就来向大王作报告，经过一阵搜索盘点全军还有大米八十余斤，洋芋百来斤，是难于满足五百来号人饱餐一顿的。

大王一道圣旨：先给退伍的弟兄姐妹吃，让他们好赶路。

很快几大锅白米粥已熬出来了，大家不是忙于吃饭，而是忙于向大王道别，刘盛没再言语，只是在留队将士这边挥了一下手，“全体起立。”

经过挑选，身强力壮的兵士顿时齐刷刷地站立起来。手里接过了军需署递过来的三项武器——大刀、洋枪和弓箭。

只见刘盛目无回顾、大声喊道：“出发。”

3

自从队伍在清龙河响水滩边进行了简单快速整编后，前后不到两个时辰便处理完了后事，退伍的将士挥泪送走了战友，一时间，感到六神无主，不知所向。

部队留下军需署的黎阳子作疏散处理，退伍士兵一律徒手而行，不带任何兵器，分成若干路，朝铜仁、思州、石阡、思南、松桃和湘西不同方向离去。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渐渐阴暗下来，大家凭借在黎平、岑巩、大江口和石阡府一带长期活动的优势以及长期嫖于夜路的习惯活动开了，一串串的黑影线条逐渐清晰起来，在林间的山梁上多了一些移动的“树桩”。慢慢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部队连夜从青龙河顺流而上，进入马鞍山脚下一个寺庙边，这时远处的零星分散的小寨里，雄鸡早已啼鸣三更。林间夜宿的鸟儿漫无目的地、惊恐地飞到更高的位置，有时也吓撞在树干或枝叶

上,甚至被撞昏在地上。部队停下来,在离庙地约两百步的草坪上露宿。

时值初春,夜间的山溪茂林地带不时冷风飕飕,寒气袭人,部队已进行了大半夜的急行军,初入此山,显得格外宁静,凭添了几分安全感,宿营令一下,有的还来不及铺上油布便呼呼地大睡起来,黑大王便吩咐钟盛荣前去与庙主交涉。

寒冷和饥饿,这是长夜中的两大克星,正在刘盛焦急之时钟盛荣前来报告说:“大王,院内有四、五个和尚,不肯开门。”

脾气暴躁的朱长吉,怒气冲冲地说道:“那由不得他几个颓子开不开,等我去一脚把那山门踢开,让弟兄们进寺里躲一下露水。”刘盛顺手拉住朱长吉的手腕阻止道:“长吉,山有山规,庙有庙律,此前我们派出的探马纷纷来报都说,这一带的地情很复杂,第一,不要冒犯百姓,这里的百姓多数都是苗民,他们苦大仇深,尤其痛恨杀人劫货的土匪,也痛恨那些打家劫舍的官兵。第二,不要惊扰山里的僧民,他们最怕官兵入寺洗劫。”

原来庙中见有人发问敲山门,很快就分别串通门户,悄悄起床来到山门的围墙脚下听动静、看究竟,当他们听到象有若干人在议论,在活动时,大家心里变得极其不安,担心着寺庙的命运来,猜度着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大批伏兵是不是要劫庙,劫庙后会不会烧庙杀人?一时间山僧人心浮动,欲逃不能。躲在墙内的山僧细听有当头的不准打庙门、宁可露宿,好人好兵或许是些绿林好汉,才不与穷僧贫民作对,尤其是老僧觉华,身为一庙之主的主持僧,早知自己艰难处境,活了七十多岁,所见到能讲理的军队实在太少,但他还是没有动开门之心,只是叫寺中杂役到离庙三百余步的一棵大树边点起一堆篝火,其意是让这支军队的头领们知道这里有棵大树,大树下可以宿营,总比在那里参天饮露强。伤病员还可以烤一下火呢。

火光刚一冒头，全军将士立刻紧张起来，从宿营地上一跃而起，摸着身边的武器，作好了战斗准备，所有的人在刘盛挥手示意下闪进了丛林中，细心观看周围的动静，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伏兵中有人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这肯定是清妖点火做暗号，我们中清妖的埋伏了。”

这时有个队员指着那堆篝火，略带几分兴奋地说：“你看，你看，好象是个小和尚在抱柴烧火。”

火光和烟雾，惊动了在树上栖息的鸟群，它们围着火光绕来绕去，叫个不停，有的小鸟在一阵阵惊恐之后，又冒险飞回原处，不声不响地隐蔽起来。

钟盛华、钟盛荣兄弟俩是军中机灵胆大的人，又是黑帝大王的贴身保镖和忠实侍卫，他们摸过去，翻墙入院，老僧觉华生怕引起误会，正和几个和尚在商议对策，只听老和尚焦急地说：“这样久了，咋个还没有见人过去，他们肯定怀疑是官兵在点火做暗号，搞不好本庙就要遭焚劫了。”

“长老，我们明人不做暗事，不如将山门打开，一来表示我们不反抗。二来也好说个明白。三来嘛，也可看个究竟，探个虚实。”

“是啊，二师兄说得有理哟。”三四个山僧附和着智松的话。

在夜色中虽然见不到觉华主持的面容，从他小心谨慎的言语中可以得知他心情的极度紧张，但又显得异常冷静而坚毅，最后断然作出决定：“开吧！”

开门与进门，这本是宾主之间一种崇高的礼节，要进门太简单，一个小山门怎能挡得住一支武力强盛的军队，破门而入，乃在顷刻之间，易如反掌之事，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敞开的山门，寺僧排列两旁恭候进寺。

刘盛想率先进去看个究竟，众将士始终不让黑帝大王先进去，